



册府元龜

卷之二百九十七
至九十八



13
849
98



門 4 9
號 849
卷 98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宗室部 三十六

謹讓

傳曰門內之治恩掩義門外之治義斷恩蓋先王之
道不以私害公也周漢而降宗枝茂盛封建既廣性
習不同乃有背既睦之教蓄不咸之性忽麟趾之義
忘磐石之訓恣其驕盈弗率典訓以至奉藩無狀事

宗室部

親不謹暱愛近習術惑邪說或專用非僻或潛懷異圖雖後舉入議之典蒙三省之惠煩一尺之詔屈廷尉之請猶或長惡不悛罔顧顛覆以致遷削士宇陷於不義悲夫

漢淮南厲王長文帝之弟文帝時薄太后及太子諸大臣皆憚厲王厲王以此歸國益恣不用漢法出入警蹕稱制自作法令數上書不遜順數音用角反文帝重稱切責之重也時帝舅薄昭為將軍尊重帝令昭子厲王書諫數之曰數音所具切竊聞大王剛直而勇慈惠而厚真信多斷是天以聖人之資奉大王也甚盛不可

不察今大王所行不稱天資皇帝初即位易侯邑在

淮南者

侯邑在淮南者更易以佗郡地徙之不欲使錯在王國

大王不肯皇帝

卒易之

卒終也

使大王得三縣之實甚厚大王以來嘗

與皇帝相見求入朝見未畢昆弟之觀

畢盡也

而殺列

侯以自為名皇帝不使吏與其聞

與謂曰豫謂不令吏干豫其事赦

大王甚法二千石缺輒云漢補大王逐漢所置而請

自置相二千石皇帝翫天下正法而許大王甚厚

不從

正法聽王自置二千石翫古委字翫謂曲也

大王欲屬國為布衣守冢貞

定

屬謂委棄之也音之欲反

皇帝不許使王毋失南面之尊甚厚

毋失不失也南面之尊謂王位也

大王宜日夜奉法度脩貢職以稱

皇帝之厚德今迺輕言恣行以負謗於天下甚非計也夫大王以千里為宅居以萬民為臣妾此高皇帝

之厚德也高帝蒙霜露沐風雨沫亦預字也蒙冒也沫洗面也音胡肉切

字從午未之未赴矢石野戰攻城有被創疾疾音夷以為子孫

成萬世之業艱難危苦甚矣大王不思先帝之艱苦

日夜怵惕脩身正行養犧牲豐粢盛奉祭祀以無忘

先帝之功德而欲屬國為布衣甚過且夫貪讓國士

之名輕廢先帝之業不可以言孝父為之基而不能

守不賢不來守長陵而求之真定先母後父不誼數

逆天子之令不順言節行以高兄無禮謂請守母家自為各節而

表異行用此幸臣有罪大者立斷小者肉刑不仁謂

斬也貴衣布一劍之任賤王侯之位不知不學問大道

觸情妄行不祥任情意所欲則行之此入者危亡之

路也而大王行之棄南面之位奮諸賁之勇吳專諸衛孟賁

也賁音奔聳入出危亡之路臣之所見高皇帝之神必不

廟食於大王之手明白昔者周公誅管叔放蔡叔以

安周齊桓殺其弟以反國子紕兄也言弟者諱也秦始皇殺兩

弟遷其母以安秦始皇母與嫪毐私通生二子事覺誅毒并殺二弟遷其母於城陽官

也頃王亡代高帝奪之國以便事頃王高帝兄仲也匈奴入代不能守

走歸京師高帝奪其國退為郤濟北舉兵皇帝誅之

陽侯以便國法也便音頃而切

以安漢 濟北王興居與大臣誅諸呂自以功大怨其賞薄故反 故周齊行之於

百秦漢用之於今大王不察古今之所以安國便事

而欲以親戚之意望於太上不可得也 太上天子也 亡之

諸侯游官事人及舍匿者論皆有法 舍匿謂容止其而藏隱也

在王所吏王者坐 言各有所主而坐其罪 今諸侯子為吏者御

史主 王御史也自此以下至縣令主皆謂王官屬 為軍吏者中尉王客出

入殿門者衛尉大行王諸從蠻夷來歸誼及以亡名

數自古者內史縣令王相欲委下吏無與其禍不可

得也 言諸侯王之相欲委罪於在下小吏而身不干豫之不可得也與讀日豫 王若不改

漢繫大王邸論相以下為之奈何夫墮父大業退為

布衣所哀 墮毀也布衣貧賤之人王設伏法則幸臣貧賤之人切哀憐之墮音父規切

皆伏法而誅為天下笑以羞先帝之德 羞辱也 甚為大

王不取也宜急改操易行上書謝罪曰臣不幸早失

先帝少孤呂氏之世未嘗忘死 嘗恐畏死也 陛下即位臣

怙恩德驕盈行多不軌 軌法也 追念罪過恐懼伏地待

誅不敢起皇帝聞之必喜大王昆弟歡欣於上群臣

皆得延壽於下上下下得宜海內寧安願熟計而疾行

之行之有疑禍如發矢不可追也 發天喻速也 王得

書不說 已語終辭

臨江王榮景帝子前四年為皇太子四歲廢為臨江

王三歲坐侵廟墮地為宮帝徵榮榮至詣中尉府對薄中尉郅都責平王王恐自殺

淮安王安厲王長子安既立其群臣賓客江淮間多

輕薄以厲王遷死感激安建元六年彗星見淮南王

心怪之或說王曰先吳軍時彗星出長數尺然尚流

血千里今彗星見天天下兵當大起王心以為上無

太子天下有變諸侯竝爭愈益治攻戰具積金錢賂

遺郡國遊士妄作妖言阿諛王王喜多賜予之太子

學用劔自以為人莫及緡郎中雷被巧被音皮義切巧者善用劔

也召與戲被壹再辭讓誤中太子中音竹仲反太子怒被

恐此時有欲從軍者輒詣長安被即願奮擊匈奴太

子數怒被諧毀之於王也王使郎中令斥免欲以禁後令後人更

不敢元朔五年被遂亡之長安上書自明事下廷尉

河南河南治章下廷尉及河南令於河南雜治其事逮淮南太子謂淮南

也王王后許欲毋遣太子王欲王后共計也遂發兵計未定

猶與十餘日猶與讀日豫會有詔即訊太子即就也訊問也淮南問

之不逮謂河南淮南相怒壽春丞留太子逮不遣承順王意不遣太子

出應逮廷尉治從迹連王王使人候伺入京師候漢公

卿請逮捕治王王恐欲發兵太子遷謀曰漢使即逮

王令人衣衛士衣持戟居王旁有非是者即刺殺之
 臣亦使人刺殺淮南中尉廼舉兵未晚也是時齊不
 許公卿而遣漢中尉宏即訊驗王即亦就也王視漢中尉
 顏色和問斥雷被事耳自度無何自許度更無罪不
 發中尉還以聞公卿治者曰淮南王安雍闕求奮擊
 匈奴者雷被等格明詔雍讀曰壅闕音格謂亭閣不行之當棄市詔
 不許請廢王爵帝不許請削五縣可二縣使中尉宏
 赦其罪罰以削地中尉入淮南界宣言赦王王初聞
 公卿請誅之未知得削地聞漢使來恐其捕之廼與
 太子謀於前計中尉至即賀王王以故不發

燕王旦武帝子昭帝立旦與左將軍上官桀蓋王等
 謀逆事發天子使使者賜燕王璽書曰昔高皇帝王
 天下建立子弟以藩屏社稷先日諸呂陰謀大逆劉
 氏不絕若髮賴絳侯等誅討賊亂尊立孝文以安宗
 廟非以中外有人表裏相應故邪樊酈曹灌攜劍推
 鋒樊酈商曹參灌嬰從高皇帝墾菑除害耘鋤海內當此之
 時頭如蓬葆勤苦至矣然其賞不過封侯今宗室子
 孫曾無暴衣露冠之勞裂地而王之分財而賜之父
 死子繼兄終弟及今王骨肉至親敵吾一體廼與他
 姓異族謀害社稷親其所疏疏其所親有悖逆之心

無忠愛之義如使古人有知當何面目復奉齊耐見高祖廟乎且得書以符璽屬醫工長謝相三千石奉事不謹死矣乃以綬自絞

淮陽憲王欽宣帝子毋張婕妤已卒憲王外祖母舅張博兄弟三人歲至淮陽見親輒受王賜後王上書請徙外張氏於國博上書願留守墳墓獨不徙上恨

之後博至淮陽王賜之少博言負責數百萬責謂假代人財願王為償王不許博辭去令弟光恐物未償者也責音側懈切

王遇大人益解恐謂怖動也大人博自稱其母也博欲上書為大人乞骸骨去王乃遣人持黃金五十斤送博博喜

喜還書謝還書報書為諛語盛稱譽王因言當今朝廷無

賢臣災變數見足為寒心萬姓咸歸望於大王大王

奈何恬然恬然安靜貌恬音大廉切不求入朝見輔助主上乎使

求光數說王宜聽博計令於京師說用事貴人為王

求朝王不納其言後光欲至長安辭王復言願盡力

與博共為王求朝王即日至長安可因平陽侯光得

王欲求朝語馳使人語博博知王意動復遺王書曰

博幸得肺腑自云於王有親數進愚策未見省察北游燕趙

欲循行郡國末幽隱之士聞齊有駟先生者善為司

馬兵法大將之材也博得謁見承問進問五帝三王

究竟要道卓爾非世俗之所知

卓爾高遠貌也自言見駟先生問以要道

知其高遠也

今邊境不安天下騷動微此人其莫能安也

微無也

又聞北海之濱有賢人焉

濱溼也音頻又音賓

累世不可

逮然難致也

逮及也言其材智不可及也致至也難得賢而至也

得此二人而

薦之功不亦細矣博願馳西以此赴助漢急無財幣

以通顯之趙王使謁者持牛酒黃金二十斤勞博博

不受

勞謂問慰之音來道反

復使人願尚女聘金二百斤博未

許

尚女者王欲取博女以自配也

會得光書云大王已遣光西與博

并力求朝博自以棄捐不意大王還意反義結以朱

顏

還猶同也

願殺身報德朝事何足言大王誠賜咳唾使

得盡死湯禹所以成大功也駟先生蓄積道術書無

不有

言凡是書籍皆有之

願知太王所好請得輒上王得書喜

說

說讀日悅

報博書日子高廼幸左顧存恤發心惻隱

左顧

猶言顧也

顯至誠納以嘉謀語以至事

以至極之事告語我也

雖亦

不敏敢不諭意

諭曉也

今遣有司為子高償債二百萬

是時博女壻京房以明易陰陽得幸於帝數召見言

事自謂為石顯五鹿充宗所排謀不得用數為博道

之博嘗欲誑耀淮陽王卽具記房諸所說災異及召

見密語持予淮陽王以為信驗詐言已見中書令石

君求朝許以金五百斤賢聖制事蓋慮功而不計費

志成功不罷昔禹治洪水百姓罷勞罷成功既立萬

世賴之今聞陛下春秋未滿四十髮齒墮落太子幼

弱佞人用事陰陽不調百姓疾疫饑饉死者且半洪

水之害殆不過此謂堯時水災大王緒欲救世緒業

日始為將此功德何可以忽言此功德於古帝王也博已

與大儒知道者為大王為便宜奏大儒知道謂京陳

安危指災異大王廟見先口陳其意而後奏之帝必

大說說讀事成功立大王即有周召之名邪臣散亡

公卿變節功德亡此而梁趙之寵必歸大王梁王景

為嗣趙王如意外家亦將富貴何復望大王之金錢

王喜說說音悅博報書口廼者詔下止諸侯朝者寡人

憊然不知所出憊痛也不知計策何子高素有顏冉

之資臧武之知顏顏回也冉冉耕也字伯牛皆孔子

騫冉伯牛仲弓臧武者魯大夫臧武仲也名紇子貢

論語稱子曰若臧武仲之智故王引之為言也

之辨論語稱孔子云下莊子之勇下莊子古兼此四

者世之所鮮鮮少也音既聞端緒願卒成之卒終求

朝議事也柰何所金錢乎博報曰已許石君須以成

事須待王以金五百斤予博會房出為郡守離左右

顯具得此事告之房漏泄省中語博兄弟誑誤諸侯

誹謗政治狡猾不道皆下獄有司奏請逮捕欽帝不

忍治法遣諫議大夫王駿賜欽璽書曰皇帝問淮陽

王有司奏王舅張博數遺王書非毀政治謗訕天子

褒舉諸侯稱引周易以調惑王謂古諛字也所言尤惡悖

逆無道王不舉奏而多與金錢報以好言辜至不赦

朕憫焉不忍聞則痛也為傷王之推原厥本不詳自博

祥善也自從也不善之事從博起也惟王之心匪同於內已詔有司勿

洽王事遣諫議大夫駿申諭朕志申謂約束之詩不云乎

靖恭爾位正真是與大雅小旻之詩也與偕也言人能安靜而恭以守其位偕於正

五則神明聽之王其勉之駿論指曰璽書之外天子又有指意並令駿聽

禮為諸侯制相朝聘之義蓋以考禮一德尊事

天子也考成也一德謂不二其心也且王不學詩乎詩云俾侯於

魯為周室輔魯頌閟官之詩也言立周公子伯禽使為諸侯於魯國而作周家之藩輔今

王舅博數遺上書所言悖逆王幸受詔策通經詔策若廣

陵王策日無爾宵人毋作罪德也經術之義不得內交知諸侯名譽不當出竟

竟讀日境天子普覆德布於朝而恬之有博言恬安也開博邪言安

而受多予金錢與相報應不忠莫大焉故事諸侯王

獲罪京師罪惡輕重縱不伏誅必蒙遷削貶黜之罪

故事者言舊制如此也未有但已者也但徒也空也已止也徒空然而止者也今

聖王赦王之罪又憐王失計忘本為博所惑加賜璽

書使諫議大夫申論至意殷勤之恩豈有量哉博等

所犯惡大群下之所共攻王法之所不赦也自今以來王母復以博等累心累音力務與眾棄之春秋之

義大能變改以有過而能變改者為大易曰籥用白茅無咎此大過初

六爻辭也茅者潔白之物取其無然故用為籥致享於神慎之至也言臣子之道改過

自新潔已以承上然後免於咎也王其留意慎戒惟

思所以悔過易行塞重責稱厚恩者塞猶補也如此稱副也

則長有富貴社稷安矣於是淮陽王欽免冠稽首謝

曰奉藩無狀無善狀過惡暴列暴謂章顯也陛下不忍致法

加大恩遣使者申諭道術守藩之義伏念博罪惡尤

深當伏重誅臣欽願悉自新奉承詔策悉盡也頓首死

罪

東平王宇宣帝子母公孫婕妤元帝初就國事太后

內不相得太后上書言之守末杜陵園皇帝陵也官人無子乃中

園帝於是遣太中大夫張子矯矯字或作僑並音無昭反奉璽書

敕諭之約敕而曉告之也曰皇帝問東平王蓋聞親親之恩

莫重於孝尊尊之義莫大於忠故諸侯在位不驕以

致孝道制節謹度以翼天子翼佐也然後富貴不離於

身而社稷可保今聞王自修有闕本朝不和謂東平國之朝

也流言紛紛謗自內與朕甚懼焉為王懼之懼痛也音千感

反詩不云乎毋念爾祖聿脩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

福大雅文王之詩也言當念爾先祖之道聿朕惟王

之春秋方剛言其年少血氣盛忽於道德忽遺也意有所移忠

言未納謂漸染其惡人而移其性未愛忠言也故遣大中大夫子矯諭

王朕意親臨遣之令以朕意曉告王孔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論語載孔子之言謂人有失行計以自新王其深惟熟思之無違朕意又

特以璽書賜王太后曰皇帝使諸吏官者令丞問東

平王太后朕有聞言母子不和也不欲指斥言之故云有聞也王太后少

加意焉天福善之門莫美於和睦患咎之首莫大於

閃離今東平王出襁褓之中而託於南面之位加以

年齒方剛涉學日寡驚忽臣下驚讀與傲同不省它於太

后言不自同它人以是之間能無失禮義者其惟聖人乎傳

日父爲子隱直在其中矣王太后明察此意不可不

詳閨門之內母子之間同氣異息骨肉之恩豈可忽

哉昔周公戒伯禽曰故舊無大故則不可棄也毋求

備於一人事見論語言人有小惡當思其善不可責以備行而即棄之耳夫以故舊

之恩猶忍小惡而况此乎已遣使者諭王王既悔過

服罪太后寬忍以貫之貫猶緩也後宜不敢言王於後當不敢更爲非

也王太后強饗止思念慎疾自愛守慚懼因使者頓

首謝死罪願洗心有改酒音先弟反詔書又軟傳相曰夫

人之性皆有五嘗及其少長耳目牽於嗜慾嗜讀日者故

五言銷而邪心作情亂其性剗勝其義性者所受而生也情者見

力勇武獲師傅之教淺加以所少聞見自今以來非

五經之正術敢以游獵非禮道王者輒以名聞道讀

梁王立成帝元延中以公事怨相椽及睢陽丞使奴

殺之殺奴以滅口凡殺三人傷五人手歐郎吏二十

餘人上書不拜奏謀篡死罪囚逐取有司請誅帝不

忍削立五縣哀帝建平中立復殺人天子遣廷尉賞

大鴻臚繇持節郎許就問致移書傳相中尉曰王背

策戒初封時策書詩暴矣行詩乖也音連犯大辟毒

流吏民比比蒙恩不伏重誅比猶不思改過復罪殺

人幸得蒙恩丞相長史大鴻臚丞郎問王陽病抵闕

置辭抵距也闕誣諱也抵矯慢不首至今與背叛

異不首謂不伏其罪也王令者於法令人條丞相御

史請收王璽綬送陳留獄明詔加恩復遣廷尉大鴻

臚雜問今王當受詔置辭恐復不首實對書曰至于

再三有不用我降爾命言成殺法至於再三汝不傳

相中尉皆以輔政為職虎兕出於匣龜玉毀於匱中

是誰之過與此論語孔子責冉有季路史辭言虎兕

過也論相人者出於匣龜玉毀於匱櫃豈非典守者之

當持危扶顛也書到明以誼曉王敢復懷詐罪過

益深傳相以下不能輔導有正法立惶恐免冠對曰

立少失父母孤弱處深宮中獨與宦官婢妾居漸漬

小國之俗加以質性下愚有不可移之恣言不從化也論語稱

孔子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往者傳相亦不純以仁義輔翼立大

臣皆尚苛刻求微密讒臣在其間左右弄口積使上

下不和更相聘伺便音工衡切官殿之裏毫釐過失亡不

暴陳當伏重誅以視海內視讀日示數蒙聖恩得見貫赦

貫謂責其罪也今立自知賊殺郎中曹相將冬月迫促貧生

畏死即詐僵仆陽病僵仆倒地也僵音薑仆音赴微幸得踰於須

吏與得踰冬月而減罪也謹以實對伏須重誅須待也時冬月盡

春大赦不治

後漢阜陵質王延光武子初封淮南王明帝永平中

有上書告延與姬兄謝弇及姊館陶公主壻駙馬都

尉韓光招姦猾作圖讖祠祭祀詛事下案驗有司奏

請誅延帝以延罪薄於楚王莫故特加恩從為阜陵

王食二縣延既徒封數懷怨望章帝建初中復有告

延與子男魴造逆謀者有司奏請檻車徵詣廷尉詔

獄帝下詔曰王前犯大逆罪惡尤深有同周之管蔡

漢之淮南經有正義律有明刑先帝不忍親親之恩

枉屈大法為王受愆愆過也反而不誅先帝之過故言為王受過也羣下莫

不惑焉今王曾莫悔悟悖心不移逆謀內潰自予
發誠非本朝之所樂聞朕惻然傷心不忍致王于法
今貶爵為阜陵侯食一縣獲斯辜者侯自取焉於戲
誠哉

齊王晃及弟利侯剛與母太姬宗更相誣告章帝章
和元年有司奏請免晃剛爵為庶人徙丹陽帝不忍
下詔曰朕聞人君正屏有所不聽白虎通曰所以設屏以自障示不極

臣下之敬也尊宗為小君宮衛周備出有輜軒之飾入有
牖戶之固殆不至如譖者之言晃剛愆乎至行濁乎
大倫濁汚也甫刑三千莫夫不孝不忍置之於法其

貶晃爵為蕪湖侯割剛戶三千於戲小子不勸大道

控於法理以墮宗緒其遺謁者收晃及太姬璽綬

樂成王萇驕淫不法愆過累積冀州刺史與國相舉

奏萇罪至不道安帝詔曰萇有醜其面而放逸其心

知陵廟至重承繼有禮不惟致敬之節肅穆之慎及

敢擅損犧牲不備苾芬詩小雅曰苾芬苾芬祀事孔明慢易太姬不

震厥教大姬即萇所繼之母震懼也出入顛覆風淫于家聘取人

妾饋遺婢妾毆擊吏人專已竟暴愆罪莫大甚可耻

也朕覽八辟之議不忍致之於法其貶萇爵為臨湖

侯朕無剛哲之明致簡統失序國以慰承太姬增懷

永歎

河間惠王政傲狠不奉法憲順帝以待御史吳郡沈
景有彊能稱故擢為河間相景郊國謁王王不正服
箕踞殿上侍郎贊拜景峙不為禮峙立也問王所在虎
賁曰是非王邪景曰王不服嘗人何別今相謁王豈
謁無禮者邪王慙而更服景然後拜出往官門外謁
王傳責之王前發師陛下見受詔以王不恭使相檢
督諸君空受爵祿而無訓導之義因奏治罪詔書讓
政而詰責傳景因捕諸奸人上案其罪上奏上也 殺音市又反
慮尤惡者數十人出寬獄十餘人政遂改節過悔自

修

魏陳思王植太祖子初封臨淄侯植嘗乘車行馳道
中開司馬門出太祖大怒公車令坐死繇是重諸侯
科禁而植寵日衰下令曰自臨淄侯植私出開司馬
門至金門令吾異目視比兇矣又令曰諸侯長史及
帳下吏知吾出輒將諸侯行意否從子建私開司馬
門來吾都不復信諸侯也恐吾適出便復私出故攝
將行不可嘗使吾以誰為心腹也
趙王幹太祖子明帝青龍二年私通賓客為有司所
奏賜幹璽書誡誨之曰易稱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詩

著大車爲塵之誠自太祖受命解業深覩治亂之源
鑿存亾之機初封諸侯訓以恭慎之言輔以天下之
端士嘗稱馬援之遺誠重諸侯賓客交通之禁乃使
與犯妖惡同夫豈以此薄骨肉哉從欲使子弟無過
矢之愆士民無傷害之悔耳高祖踐祚祇慎萬機申
著諸侯不朝之令朕感詩人棠棣之作嘉采菽之義
亦緣詔文曰若有詔得詣京師故命諸王以朝聘之
禮而楚中山並犯交通之禁趙宗戴捷咸伏其辜近
東平王復使屬官歐壽張吏有司舉奏朕裁削縣令
有司以曹纂王喬等因九族時節集王家或非其時

皆違禁防朕惟王幼小有恭順之素加受先帝顧命
欲崇恩禮延乎後嗣况近在之身乎且自非聖人孰
能無過已詔有司宥王之失右人有言誠慎乎其所
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
必慎其獨也叔父率先聖之要典以纂乃先帝之遺
命戰戰兢兢靖恭厥位稱朕意焉

彭城王勳太祖子景初元年坐私遣人詣尚方作禁
物削縣二千戶璽書曰制詔彭城王有司奏王遣司
馬董和齎珠玉來到京師中尚方多作禁物交通王
宮出入近署踰侈非度慢令違制繩王以法朕用撫

不寧予心王以懿親之重處藩輔之位典籍日陳於前勤誦不輟於側加雅素奉修恭肅敬慎務在蹈道孜孜不衰豈妄率意正身考終厥行哉若然小疵或謬于細人忽不覺悟以斯爲失耳書云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古人審訓乃於此故君子思心無斯須遠道焉嘗慮所以累德者而去之則德明矣開心所以爲塞者而通之則心夷矣慎行節以爲尤者而修之則行全矣三者王之所能備也今詔有司宥王削縣二千戶以彰八柄予奪之法昔義文作易著休復之誥仲尼論行既過能改王其改行茂昭斯義率意無怠

楚王彪太祖子齊王嘉平元年兖州刺史令狐愚與太尉王陵謀迎彪都許昌乃遣傳及侍郎御史就國案驗收治諸相連及者廷尉請徵彪治罪於是依漢燕王旦故事使兼廷尉大鴻臚持節賜彪璽書切責之日夫先王行賞不遺仇讐用戮不違親戚至公之義也故周公流涕而決三叔之罪孝武傷懷而斷貽平之獄古今嘗典也惟王國之至親作藩于外不能祗奉王度表率宗室而謀於奸邪乃與太尉王陵兖州刺史令狐愚構通逆謀圖危社稷有悖忒之心無

忠孝之意宗廟有靈王其何面目以見先帝朕深痛
王自陷罪辜既得王情深用慨然有司奏王當就大
理惟公族甸師之義不忍肆王而朝故遣使者賜書
王自作孽匪繇於他燕刺之事宜足以觀王其自圖
之處乃自殺

吳孫皎大帝時爲征虜將軍皎堅弟靜子也嘗以小
忿故與甘寧忿爭或以諫寧寧曰臣子一例征虜雖
公子何可專征侮人邪吾值明主但當輸効力命以
報斯天誠不能隨俗屈曲矣帝聞之書讓皎曰自吾
與北方爲敵中間十年初時相違年小今者且三十

年矣孔子自三十而立非但爲五經也授卿以精兵
委卿以大任都護諸將於千里之外欲使如楚任昭
奚恤揚威於北境非徒相使逞私志而已近聞卿與
甘興霸飲因酒發作侵凌其人其人永屬呂蒙督中
此人雖龐豪有一不知人意時然其較略大丈夫也吾
親之者非私之也吾親愛之卿疎憎之卿所爲毋與
吾違其可久乎夫居敬而行簡可以臨民愛人多容
可以得衆二者尚不能知安可董督在遠禦寇濟難
乎卿行長大特受重任上有遠方瞻望之觀下有部
曲朝夕從事何可恣意有盛怒耶人誰無過貴其能

改互追前愆深自咎責今故煩諸葛子瑜重宣吾意
臨書推愴心悲淚下皎得書上疏陳謝遂與結寧厚
宋彭城王義康高祖子文帝元嘉中輔政十餘年以
專恣出鎮豫章停省十餘日桂陽侯義融新渝侯義
宗秘書監徐湛之往來慰視於省中奉辭便下渚帝
惟對之慟哭餘無所言

衡山王義季高祖子文帝時徐州刺史元嘉二十三
年魏軍侵逼北境攪動義季不欲以功勤自業無他
經略爲飲酒而已文帝詔之曰杜驥申恬倉卒之際
尚以弱甲瑣卒微寇作援彼爲元統司馬桓桓旣不

懷奮發連被意旨猶復逡巡豈唯大乖應赴之宜實
孤百姓之望且匈奴輕漢將自此而始賊初起逸未
知指趣故且裝束兼存觀察耳少日勢漸可見便應
有大經略何令安然遂不敢動遣軍政欲乘際會拯
危急以申威援本無驅馳平原方幅爭鋒之理又山
路易憑何以畏首尾迥若講事理正應如此者進大
鎮聚甲兵徒爲煩耳

南郡王義宣高祖子文帝時鎮荊州元嘉二十七年
後魏南侵義宣慮敵至欲奔上明及魏軍退太祖詔
之曰善修民務不須營潛逃計也

巴陵王休若文帝子明帝時爲雍州刺史典籤夏竇期事休若無禮繫獄啓帝殺之慮不被許啓未報輒於獄行刑信反果錮送而竇期已死帝大怒與休若書曰孝建大明中汝敢行此耶休若毋加杖三百降號左將軍貶使持節都督爲監行雍州刺史假寧蠻校尉削封五百戶

晉平王休祐文帝子明帝時爲荊州刺史左右范景達善彈棋帝詔之休祐畱不遣帝怒詰責之曰汝剛戾茹此豈爲下之義

南齊景陵王子良武帝子文惠太子薨帝檢行東宮

見太子服御羽儀多過制度帝大怒以子良與太子善不啓聞頗加嫌責

廬陵王子卿武帝子爲荊州刺史在鎮營造服飾多違制度帝勅之曰吾前後有勅非復一兩道諸王不得作乖體格服飾汝何意都不憶吾勅耶忽作瑋瑁乘具詔責之令速送都又作銀鍙金箔箭脚亦便速懷去凡諸服章自令不啓吾知服專輒作者後所聞當復得痛杖又口汝此都讀學不幸轉成長吾日冀汝美勿得勅如風過耳使吾失氣永明十年遷使持節都督南豫司三州諸軍事南豫州刺史子卿之鎮

道中戲部伍爲水軍帝聞之大怒殺其典籤遣宜都王鏗代之子卿還第不與相見

陳新安王伯固文帝子宣帝時爲南徐州刺史在州不知政事日出畋獵或乘轔輿至於草間輒呼人從遊動至旬日捕麀鹿多使生致帝頗知之遣人責讓者數矣

武陵王伯禮文帝子宣帝時爲吳興太守恣行劫掠爲有司所劾帝曰王年少未達道皆繇佐吏不能輔弼所致特降軍號後若更犯必致之以法有司不言與同罪

後魏毗陵王順位司隸較尉道武好黃老數召諸王及朝臣親爲說之在坐莫不衽肅唯順獨坐寐久伸不顧而唾帝怒廢之以王薨於家

襲嘗山王陪斤子昭小字阿兒向書張彞引兼殿中郎孝文將爲齊郡王蘭舉哀而昭乃作官懸帝大怒詔曰阿兒愚騷誰引爲郎於是黜彞白衣守尚書昭遂停廢

任城王澄爲吏部尚書孝文自鄴還雒引見公卿曰營國之本禮教爲先朕離京邑以來禮教爲日新以不澄對曰臣謂日新帝曰朕昨入城見車上婦人冠

帽而著小襖者若爲如此尚書何爲不察澄曰着猶少於不著者帝曰深可怪也卿意欲令全著乎一言可以喪邦者斯之謂歟可命史官書之澄後爲尚書左僕射宣武景明初有降人嚴叔懋告尚書令王肅遣孔思達潛通南齊圖爲叛逆齊遣俞公喜送勅於肅公喜還南肅與裴叔業馬爲信澄信之乃表肅將叛輒下禁止咸陽北海二王奏澄擅禁宰輔免官歸第

廣陽王嘉爲徐州刺史孝文南伐嘉違天指授令賊得免帝怒責之曰叔祖定非世孫何太不類也

趙郡王幹孝文時爲司州牧車駕南討詔幹都督中外諸軍事幹貪滯不遵治典御史中尉李彪將糾劾之會遇幹於尚書下舍回屏左右而謂幹曰殿下北有風聞即欲起彈恐損聖明委託之旨若改往修來彪當不言脫不悛改夕聞旦發而幹悠然不以爲意彪乃表彈之帝省以忿惋詔幹與北海王祥俱隨太子詣行在所旣至祥獨得朝見幹不蒙引接密令左右察其意色知無憂悔乃親數其過杖之一百免所居官以王還第

襲臨淮王提爲梁州刺史以貪縱削除加罰徙配北

鎮久之提子負外郎隸免官請解所居官代父邊戍
孝文不許

京兆王愉與弟廣平王懷頗相誇尚競慕華麗貪縱
不法於是宣武攝愉禁中推案杖愉五十出爲冀州

刺史

城陽王鸞爲定州刺史鸞愛樂佛道修持五戒不飲
酒食肉積歲長齋繕起佛寺勸率百姓共爲土木之
勞公私費擾頗爲民患宣武聞而詔曰鸞親惟宗懿
作牧太州民物殷煩綏寧所屬宜勉已厲誠崇清樹
惠而乃驟相徵發專爲煩擾編戶嗷嗷家懷嗟怨

州土廣姦亂是繇淮法尋愆應加肅黜以鸞戚屬情
有不忍可遣使者以義督責奪祿一周微示威罰也
安定王燮弟願平宣武初爲給事中悖惡日甚殺人
劫恣公私成患帝以其戚近未忍致之於法乃免官
禁之別館館名愁思堂與其尅念孝明立願平乃得
出靈太后臨朝以其暴亂不悛詔曰願平志行輕疎
每乖憲典可還於館依前禁錮久之解禁還家付宗
師嚴加誨獎

高陽王雍孝明時爲司州牧侍中太師銀尚書事靈
太后許賜其女妓未及送之雍遣其闈丁鵝自至室

內料簡四口冒以還第太后責其專擅追停之
河間王琛爲定州刺史琛妃宣武舅女高皇帝妹琛
馮侍內外在州貪恠及還朝靈太后詔曰琛在定州
惟下將中山宮來自餘無所不至何可更復叙用繇
是遂廢於家

後周襲杞公亮爲徐州總管在州無政績晉公護誅
後亮心不自安唯縱酒而已武帝勅讓之

隋秦王俊高祖子爲并州總管以疾徵還京師高祖
以其奢縱免官以王就第左武衛將軍劉昇諫曰秦
王非有他過但費官物營廨舍而已臣謂可容帝曰

法不可違昇固諫帝忿然作色昇乃止其後楊素復
進諫曰秦王之過不應至此願陛下詳之帝曰我是
五兒之父非兆民之父若如公意何不別制天子兒
律以周公之爲人尚誅管蔡我誠不及周公遠矣安
能虧法卒不許俊疾篤未能起遣使奉表陳謝帝謂
其使曰我戮力開基創茲大業作垂範庶臣下守之
而不失汝爲吾子而欲敗之不知何以責汝俊慙怖
疾甚大都督皇甫統上表請復王官不計歲餘以疾
篤復拜上柱國開皇二年六月薨於秦邸帝哭之數
聲而已

蜀王秀高祖子在蜀奢侈違犯制度晉王陰令楊素求其罪而譖之仁壽二年徵還京師帝見不與語明日使切讓之秀謝曰忝荷國恩出臨藩岳不能奉法罪當萬死皇太子及諸王流涕庭謝帝曰頃者秦王糜費財物我以父道訓之今秀蠹害生民當以君道繩之於是付執法者廢爲庶人秀上表希與愛子孤子相見帝因下詔數其罪曰汝地居臣子情兼家國庸蜀要重委以鎮之汝以干紀亂嘗懷惡樂禍睥睨二宮佇遲災釁容納不逞結構異端我有不和汝便覘候望我不起便有異心皇太子汝兄也次當建立

汝假託妖言乃云不終其位矣稱鬼怪又道不得入官自言骨肉相非人臣德業不堪承重器矣道青城出聖欲以已當之詐稱益州龍見託言吉兆重述木易代之姓更治咸都之官望說禾秀之名以當八千之運橫生京師妖異以證父兄之災妄造蜀地徵祥以符已身之錄汝豈不欲得國家惡邪天下亂也輒造白玉之挺又爲白羽之箭文物飾服豈似有君鳩集左道符書厭鎮漢王於汝親則弟也乃畫其形像書其姓名縛手釘心枷鎖杻械仍云請西嶽華山慈父聖母神兵九億萬騎收楊諒魂神閉華山下勿令

散蕩我之於汝親則父也復云請西嶽華山慈父聖
毋賜爲山開化楊堅夫妻迴心懽喜又畫我形像縛
手撮頭仍云請西嶽神兵收楊堅魂神如此形狀我
今不知楊諒楊堅是汝何親也包藏凶慝圖謀不軌
逆臣之迹也希父之災以爲身幸賊子之心也懷非
分之望肆毒心於兄弟之行嫉妬於弟無惡不爲無
孔懷之情也違犯制度壞亂之極也多殺不辜豺狼
之暴也剝削民庶酷虐之甚也唯求財貨而井之業
也專事妖邪頽嚚之性也弗克負荷不材之器也凡
此十者滅天理逆人倫汝皆爲之不祥之甚也欲免

禍患長守富貴其可得乎後聽與其子同處

唐魏王泰太宗第四子貞觀十七年四月太子承乾
敗太宗面加譴讓承乾曰臣貴爲太子更何所求但
爲泰所圖時與朝臣謀自安之計不逞之人教臣爲
不軌之事今若以泰爲太子是落其度內太宗因謂
侍臣曰我若立泰便是儲宮之位可經營而得也泰
立承乾晉王皆不存晉王立泰與承乾可無恙也乃
下詔曰朕聞生育品物莫大乎天地愛敬罔極莫重
乎君親是故爲臣貴於盡忠虧之者有罰爲子在於
行孝違之者必誅大則肆諸市朝小則終貶黜辱雍

州牧相州都督左武侯大將軍魏王泰朕之愛子實
所鍾心幼而聰令頗好文學恩遇極於隆重爵位窮
於寵章不思聖哲之戒自構驕僭之咎惑讒諛之言
信離間之說以承乾雖居長嫡久纏疴恙潛有代立
之望靡遵義方之則承乾懼其凌奪泰亦日增猜阻
爭結朝士競引凶人遂使文武之官各有託附親戚
之內分爲朋黨朕志存公道義在無偏彰厥巨釁兩
從廢黜非惟作則四海亦乃貽範百代可解雍州都
督左武侯大將軍并削爵土降爲東萊郡王尋改封
順陽郡王於均州爲邑制宅以處之

齊王祐大宗子貞觀中爲齊州都督溺情群小尤好
弋獵長史薛大鼎屢諫不聽太宗以大鼎輔導無方
坐免權萬紀前爲吳王恪長史有正直之節乃以爲
祐長史有督君謨梁猛彪者竝以善騎得幸於祐萬
紀驟諫不納遂斥逐之而祐潛遣招延狎昵愈甚太
宗慮不能悔過數以書責讓祐

滕王元嬰多驕縱失度高宗以書誡之曰王地在宗
枝寄深盤石幼聞詩禮夙承教義貫典孜孜無怠漸
以成德豈謂不遵軌轍踰越典章且城池作固以備
不虞關鑰開閉須有嘗準鳩召散樂并集府僚嚴闕

夜開非復一度過密之悲尚纏此屋王以此情事何
遽紛紜又巡守百姓本觀風問俗遂乃驅率老幼借
狗求置至狻禽之娛忽黎元之重時方農要屢出畝
遊以彈彈人將爲笑樂取適之道尚應多緒何必此
事方得爲娛晉靈虐主未可取則

趙孝文趨走小人張四郎倡優賤隸王親與博戲極
爲輕脫一府官僚何所瞻望凝寒方甚以雪理虐物
旣深何以爲樂家人奴僕侮弄官人至於此事彌不
可長朕以骨肉至親不忍致王於法今與王下土可
以媿王心人之有過貴在能改國有憲章私恩難再

與言及此慙難盈懷

嗣魏王巨肅宗乾元初爲河南尹於南橋梁出入車
牛皆稅錢以供國用頗有乾沒士庶怨之後與妃張
氏不睦張氏卽皇后從父妹宗正卿李遵構之發其
賊貶爲遂州刺史

邠王震爲宗正卿昭宗天祐三年七月勅曰震就列
朝行守官宗寺俄從私便久去上京旣稍失於規程
宜特示於黜冗勤停見任并落下襲封

冊府元龜

宗室部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宗室部

不悌

邪佞

奢僭

耽弱

不悌

生民之親莫如兄弟為人之本莫先孝友是以書之
五教禮之六行君臣之言有政載記之連家肥皆著
其義以為大訓况乎帝室之系本支之重就公官之

學承師氏之教固宜保於既睦豈或弔乎不成者哉
然而姬氏以來載籍所紀乃有致宜於忠節見忌於
令名雖遇急難絕天倫之義稍殊官秩忘家人之禮
以至媒孽成罪干戈相尋亡國破家身死名辱者蓋
有之矣固與夫禦侮致美之說異焉

周管叔蔡叔周公之兄弟也成王少周公且專王室
管蔡疑周公之為不利於成王乃挾武庚以作亂

漢淮南王安衡山王賜皆厲王長子也淮南衡山相

責望禮節門不相能

兄弟相責
故有讎

衡山王賜后乘舒生子三人長男爽為太子次女無

采少男孝乘舒死立姬徐來為后徐來善遇無采及
孝少失母附后后以計愛之與共毀太子

嘗山王勃憲王舜太子也舜有不愛姬生長男稅

音奪

以母無寵故亦不得幸於王王后脩生勃王多所幸

姬王后稀得幸及憲王侯甚諸幸姬侍病王后以妬

媚

音胃

不嘗在輒歸舍醫進按勃不自嘗樂又不宿留

侍疾憲王薨王后勃乃至憲王雅不以稅為子數

雅素

也 不分與財物或令勃王后分與稅財者不聽勃代

立又不收恤稅怨王后及勃漢視憲王喪稅自言

王病時王后勃不侍及薨六日出舍

出服
舍

勃坐徙房

陵

宣武侯福菑川懿王孫也武帝太初元年坐殺弟棄

市

騶丘侯毋害城陽共王孫也宣帝本始元年使人殺

兄遂棄市

魏樂陵王茂武帝子性傲狠兄東平王薨茂稱嗌痛

不肯發哀居處出入自若有司奏除國上詔削縣一

百五十戶

吳孫霸字子威和同母弟也和為太子霸為魯王寵

愛崇特與和無殊頃之和霸不豫之聲聞於大帝帝

禁斷往來假以精學時全寄吳安孫寄楊笠等陰共

附霸圖危太子譖毀既行太子以敗霸亦賜死霸賜

死後誅寄等以黨霸構和故也

晉汝南王亮為大宰錄尚書事與太保衛瓘對掌朝

政楚王瑋有勲而好立威亮憚之欲奪其兵權瑋甚

憾之乃承賈后旨誣亮與瓘有廢立之謀矯詔殺之

東萊王糴齊王攸之子性彊暴使酒數凌侮弟問問

以兄故容之酒間起義兵趙王倫收糴弟北海王寔

擊廷尉當誅倫太子中庶子祖納上疏諫曰罪不相

及惡止其身此先哲之弘謨百王之遠制也是故鯀

丹元... 不悌... 卷之三百九十八

既極死禹乃嗣興二叔誅放而邢衛無責逮乎戰國
及至秦漢明恕之道寢猜嫌之情用乃立質任以御
累設從罪以發姦其所繇來蓋三代之弊法耳魏實
獻王之子明德之裔宜蒙特宥以全穆親之典會孫
秀死魏等悉得免罔擁衆入維魏於路迎之罔不仰
見湏符付前頗魏志曰吾坐爾殆死曾無友于之情
及罔輔政詔以魏為散騎嘗侍加大將軍領後軍侍
中特進增邑蒲二萬戶又從罔求開府罔曰武帝子
吳豫章尚未開府且湏後魏以是益怨密表罔專擅
與左衛將軍王興謀共廢罔事覺免為庶人尋詔曰

夫司馬以經識明斷高誼遠畧猥率同盟安復社稷
自書契所載周召之美未足比勲故授公上宰東萊
王魏潛懷忌妬苞藏禍心與王興密謀圖欲譖害攻
興之日魏與青衣共載微服奔走經宿乃還姦凶赫
然妖惑外內又前表罔所言深重雖管蔡失道牙慶
亂宗不復過也春秋之典大義滅親其徒魏上庸後
封微陽侯永寧初上庸內史陳鍾承罔旨害魏罔死
詔誅鍾魏改葬以王禮

河間王顥齊王罔專權顥與長沙王又同謀誅罔以
又為內主敗罔斬之顥本以又弱罔彊冀又為罔所

十... 宗室... 卷之三百九十八 四

擒後以又爲辭宣告四方共討之因廢帝立成都王
已爲宰相專制天下旣而入殺問其計不果乃潛使
中書令卞粹等襲之又竝誅之
武陵王澹無孝友之行弟東安王繇有令名爲父母
所愛澹惡之如讎遂譖繇於汝南王亮亮素與繇有
隙奏廢徙之

宋始王休仁文帝第十二子也明帝殞廢帝於莖陵
園明且休仁出任東府時南平廬陵敬先兄弟爲廢
帝所害猶未殯殮休仁與山陽王休祐同載臨之開
帷歔笑奏鼓吹往反時人咸非焉

尊倨閨門無禮昆季不稷論者鄙之

清河王懌弟悅爲性不偷儻難測其懌爲元又所
害悅子無讎恨之意乃桑落酒候伺之盡其私佞又
大喜以悅爲侍中太尉

襲咸陽王坦咸陽王禧第七子也禧以罪賜死坦兄
樹奔梁後復禧王爵詔坦襲封樹爲梁郢州刺史出
帝初詔樊子鵠爲行臺率徐州刺史杜德以討之樹
不爲戰備杜德襲擊之擒樹送京師坦見樹旣長且
賢慮其伐已密勸朝廷以法除之樹知之泣謂坦曰
我往因家難不能死亾寄食江湖受其爵命今者之

來非繇義至永活而已豈望榮華汝何肆其猜忌忘
在原之義腰背雖偉善無可稱坦作色而去樹死竟
不臨哭

北齊隴西王紹廉文宣第五子也性貪嘗拔刀逐兄
范陽王紹義走入廐閉門拒之

後周衛王真與齊王憲俱高祖母弟初直內深忌憲
憲亦隱而容之且以弟之母弟每加敬晉公護之
誅也且固請及憲高祖曰齊公心跡吾自悉之不得
更有疑也及文宣后喪直又密啓云憲飲酒食肉與
平日不異高祖曰吾與齊王異生俱非正嫡時爲吾

南齊魚復侯子響世祖第四子也世祖卽位爲輔國
將軍見諸王不致敬

梁廬陵王續武帝第五子始元帝爲湘東王與續少
相狎長相謗元帝之臨荆州有宮人李悅兒者以才
惠得進及還以李氏行時得營戶禁重續爲荆州具
以狀聞元帝泣對使者訴於簡文和之得止元帝猶
懼送李氏還荆州世所謂西歸內人者自是二王書
問不通

陳長沙王叔堅宣帝第四子也叔堅與兄始興王叔
陵並招聚賓客爭權寵甚不平每朝會鹵簿不肯爲

先後必分道而趨左右或爭道而道闕至有死者
後魏襲嘗山王素孫壽興少聰慧好學宣武初爲徐
州刺史在官貪虐失於人心其從兄侍中暉深害其
能因譖之於帝詔尚書崔亮馳驛檢覆亮發日授揮
旨遂鞭撻三寡婦令其自誣稱壽興壓已爲婢壽興
終恐不免乃令其外弟中兵叅軍薛修義將軍十乘
運小麥經其禁之旁壽興因踰墻出脩義以大木函
盛壽興其上加麥載之而出遂至河東匿脩義家迨
赦乃出見帝自陳爲暉所譖帝亦更無所責

文陵伯萇宣武時歷位雍州刺史以官位徽選乃自

固同汝汝當愧之何論得失汝親太后之子偏荷慈
愛今特須自勗無直說人直乃止

隋蔡景王整文帝次弟也初整娶同郡尉遲綱女生
智積開皇中有司奏智積將葬尉太妃帝曰幾殺我
我有同生二弟竝倚婦家勢嘗憎嫉我我固向之笑
云爾旣嗔我不可與爾角嗔竝云阿兄止倚頭額時
有醫師邊有逐勢言我後百日當病癩二弟私喜以
告父母父母泣謂我曰爾二弟大劇不能愛兄我因
言一日有天下當改其姓夫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
謂之悖德當改之謂悖父母許我此言父母亡後二

弟及姊讒我言於晉公于時每還入門嘗不喜如見獄門訖以患氣嘗鎖閉靜坐唯至食時暫開閣每飛言入取竊云復來耶當時實不可耐羨人無兄弟世間貧家兄弟多相愛繇相假藉達官兄弟多相憎爭名利故也

滕穆王瓚一名慧文帝同母弟也尚周武帝妹順陽公主爲吏部中大夫加上儀同周宣帝喪文帝入禁中將總朝政令廢太子男召之瓚素與帝不協不從曰作隨國公恐不能保何乃更爲族滅事耶文帝作相進位上柱國邵國公書見帝執政 爲家禍陰有

圖帝之計每優容之

唐巢王元吉高祖第四子也與隱太子達成今太宗並大穆皇后子也與建成連謀各募壯士多匿罪人復內結官僚遽加稱譽又厚賂中書令封倫以爲黨助繇是高祖頗疎太宗而加愛元吉太宗嘗從高祖幸其弟元吉伏其護軍於文寶於寢內將以刺太宗建成恐事不果而止之元吉愠曰爲兄計耳於我何害武德九年高祖將避暑大和宮二王當從元吉謂建成曰待至宮所當與精兵襲取之置土窟中唯開一孔以通飲食耳會突厥郁射設屯軍河南入圍烏

城建成乃薦元吉代太宗督軍北討仍奏秦府驍將秦叔寶尉遲敬德程知節段志玄等竝與同行又遣秦府兵帳簡門驍勇將奪太宗兵以益其府又譖社如梅房玄齡遂令歸第高祖知其謀而不制元吉因密請加害太宗高祖田是有定四海之功罪迹未見一旦欲殺何以爲辭元吉日秦王嘗違詔勅初平東都之日偃蹇顧望不急還京分散錢帛以樹私惠違矣如此豈非反逆但須速殺何患無辭高祖不對元吉遂退建成謂元吉日旣得秦王精兵統數萬之衆吾與秦王至昆明池於彼宴別令壯士拉之於幕下

因云暴卒主上義無不信吾當使人進說令付吾國物王位已彼以汝爲太弟敬德等旣入汝手一背坑之孰敢不服率更成王暉聞其謀密告太宗太宗召府僚以告之皆曰大王若不正之社稷非唐所有若建成元吉肆其毒心群小得志元吉狼戾終亦不事其兄往者護軍薛寶上齊王符籙云元吉合成唐字齊王得之喜曰但除秦王取東宮如反掌耳爲亂未成預懷相奪以大王之威襲其二人如拾地芥太宗進炭未炙衆又曰大王以舜爲何知人也曰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爲子孝爲君聖焉可議之乎府僚日向

使舜浚井不自出自同魚鱉之驚焉得為孝子乎塗廩不下便成煨燼之餘焉得為聖君乎小杖受大杖避良有以也太宗於是定計誅建成及元吉

濮王泰太宗第四子初封魏王皇太子承乾有足疾潛有奪宗之意招駙馬都尉柴武房遺愛等二十餘人厚加贈遺寄以腹心黃門侍郎韋絛工部尚書杜楚客相繼攝泰府事二人俱為泰要結朝臣津通路遺承乾懼其凌奪陰遣人詐稱泰府典籤詣玄武門為泰進封事太宗省之其書皆言泰之罪狀太宗知其詐而沛之不獲承乾敗太宗面遣讓承乾曰臣貴

為太子更何所求但為泰所圖時與朝臣謀自安之計不逞之人遂教臣為不軌之事今若以泰為太子所謂落其度內太宗乃幽泰於將作監徒居均州之鄭鄉縣

梁朱友裕太祖長子唐末為宣武軍衙內馬步都指揮使景福元年總大軍伐徐時朱瑾領兗鄆之眾為徐戎外援陣於彭門南石佛山下友裕縱兵擊之斬獲甚眾瑾領殘黨宵遁時都虞候朱友恭羽書聞於太祖誣友裕接兵不追賊太祖大怒因驛騎傳符令裨將龐師古代友裕為帥仍令按劾其事會使人誤

致書於友裕友裕懼遂以數騎遁於山中尋詣廣王於輝州以訴其寃賴元身皇后聞而召之令束身歸汴力為營救太祖乃捨之

邪佞

夫便辟以成性脂韋以取容持回適之謀期於苟合專威施之行魯靡厚顏此固人倫之所斥而有國之宜遠者也漢氏而下乃有託於宗屏列于天屬蒙被封爵漸漬寵靈而體質異於身淳舉措成乎儉巧附會姦軌諂事權倖諛辭以自結車之而承媚因之以固寵位鈞名譽而罔有所愧畏焉曾子曰脅肩諂笑

病乎夏畦斯不亦為勞乎

漢利侯釘

丁鼎二音

城陽宮王子武帝元狩元年坐遺淮

南王書稱臣棄市

泉陵頃侯慶長沙定王曾孫平帝時上書言周成王幼少稱孺子周公居攝今帝富於春秋宜令安漢公行天子事如周公群臣皆曰宜如慶言

新鄉侯修

徒冬反

清河綱王玄孫平帝時上書言王莽

宜居攝莽篡位賜姓王

師禮侯嘉安衆侯崇之族父也崇以王莽居攝舉兵嘉詣闕自歸莽赦弗罪張竦因為嘉作奏曰建平元

壽之間大統幾絕宗室幾棄幾亦音臣內反賴蒙陛下聖德

扶服振救陛下謂莽也遮扞護衛國命復延宗室明

自臨朝統政發號施令動以宗室為始登用九族為

先並錄支親建立王侯南面之孤計以百數收復絕

屬存亡續廢復音扶得此肩首復為人者孿然成行

殞然成多貢也行外也不音匹人切行音下郎切所以藩漢國輔漢宗也建

辟雍立明堂班天法流聖化朝群后昭文德宗室諸

侯咸益土地天下喁喁引領而歎喁喁衆口何上也音顛頌聲

洋洋滿耳而入論語載孔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故疎引之也洋音羊

又音詳國家所以服此美膺此名享此福受此榮者豈

非太皇太后日昃之恩陛下夕陽之念哉何謂先謂設問

復陳其事也亂則統其理危則致其安禍則引其福絕則

繼其統幼則代其任晨夜屑屑寒暑勤勤屑屑猶切切動作之

意無時休息孳孳不已者孳孳不息也音與孜同凡以為天下

厚劉氏也為干偽切臣無愚智民無男女皆諭至意諭曉也

而安眾侯崇乃獨懷悖惑之心操畔逆之慮悖乖也與

動兵眾欲危宗廟惡不忍聞罪不容誅誠臣子之仇

宗室之讐國家之賊天下之害也是故親踈震落而

告其罪民人潰畔而棄其兵進不跬步退伏其殃半

日跬謂一舉足也音空與反百歲之毋孩提之子嬰兒始湏人是

也音空與反宗室部

孩提者小兒也同時斷斬懸頭竿杪杪末也音珠珥在耳首

飾猶存為計若此豈不諄哉諄哉惑也音布內反臣聞古老畔

逆之國既以誅討則豬其宮室以為汙池納垢濁焉

掘其官以為池用貯水也名曰函虛虛讀曰虛故居

雖生菜茹而人不食謂所食之菜田四牆其社覆上

棧下示不得通棧謂以簣蔽之也下則棧之上則辨

杜諸侯辨布崇社稷國國各作一見出門見之著以

為戒著明也方今天下聞崇之反也咸欲褰衣手劍而

叱之其先至者則拂其頸拂戾也音佛衝其匈刃其軀切

其肌後至者欲撥其門仆其墻仆倒也夷其屋焚其器

夷夷平也應聲滌地則時成創滌地猶言塗地則時即而

宗室尤甚言必切齒焉何則以其背畔恩義而不知

重德之所在也宗室倡始倡音先何反父子兄弟負籠荷

錘馳之南陽籠所以盛土也錘鍬鍤也豬崇宮室令如古制及崇

社宜如亳社以賜諸侯用永監戒願下四輔公卿大

夫議以明好惡視四方視讀曰示於是莽大說說讀曰悅公卿

皆如嘉言莽白太后下詔曰惟嘉父子兄弟雖與崇

有屬不敢阿私或見萌芽相率告之及其禍成同共

讎之應合古制忠孝著焉其以社衍戶干封嘉為師

禮侯嘉子七入皆賜爵關內侯後又封竦為淑德侯

長安爲之語曰欲求封無過張伯松

棘之

力戰闔不

如巧爲奏

中山王成都以思王孫紹封王莽篡位貶爲公明年
獻書言莽德封列侯賜姓王

魯王閔以頃王子紹封王莽篡位貶爲公明年獻神
書言莽德封列侯賜姓王

廣陽王嘉王莽時皆廢漢藩王爲家人嘉獨以獻符
命封扶美侯賜姓王氏

晉東平王楙善諂諛曲事太傅楊駿及駿誅依法當

東安公繇與楙善故得不坐

梁豐城侯泰歷位中書舍人傾竭財產以事時要

陳新安王伯固後主初在東宮與伯固甚相親伯

固又喜嘲譎高宗每宴集多引之始興王叔陵在江

州心害其寵陰求疵瑕將中之以法又叔陵入朝伯

固懼罪諂求其意乃共訕毀朝賢歷詆文武雖耆年

高位皆面折之無所畏忌伯固性好射雉叔陵又開

發冢墓出遊野外必與偕行於是情好大叶

後魏東陽王丕諂事要人驕侮輕賤每見侍中符承

祖嘗傾身下之

元炤嘗山王素之孫孝文時爲殿炤坐事停廢宣武時炤從弟暉親寵用事稍遷左丞宣武末于忠執政炤爲黃門郎又曲事之忠專權擅威任陷忠賢多炤指導也後入爲尚書諂事劉騰進號征西將軍卒贈尚書左僕射納貨元又所以贈禮優越

北海王祥宣武時爲侍史太傅錄尚書事是時冠軍將軍茹皓侍宜禁中關豫政事詳以下咸抵憚之皓弟年二十擢捕負外郎皓娶僕射高肇從妹於宣武爲從母迎納之日詳親詣之禮以馬物皓又爲弟聘安豐王延明殊延明耻非舊流不許詳勸強之云欲

覓官職如何不與茹皓婚姻也延明乃從焉

河間王琛宣武時爲定州刺史在州貪恠靈太后詔廢于家琛以孝明始學獻金字孝經又無方自達乃與劉騰爲養息賂騰金寶巨万計騰爲言乃得兼都官尚書

元又京兆王黎之繼子靈太后臨朝以妹夫累加侍中領軍孝明呼爲姨夫帝徙御徽音殿又亦入宮殿又曲盡佞媚

元悅清河王懌之弟爲性不倫傲儻難測孝明時懌爲元又所害了無讎恨之意乃以桑落酒候伺之盡

其私佞又大喜以為侍中太尉

城陽王徽孝莊時為侍中大司馬姓佞媚善自取容
一狎內外之意宗室親戚莫與比焉

臨淮王孝友仕東魏孝靜為滄州刺史性無骨鯁看
事權勢為正直者所譏

北齊高陽康穆王湜文宣為尚書令以滑稽便辟有
罷於帝嘗在左右行杖以撻諸王太后深銜之

唐李道古嗣曹王皋之子為司門員外郎便佞巧官
早升朝籍嘗以酒肴棊博游公卿間角賭之際偽為
不勝而厚償之故當時有虛名而嗜利者悉與之狎

歷利隋唐睦四州刺史黜中鄂岳觀察使

奢儉

書稱敦叙九族詩美本枝百世夫王者厚盤石維城
之固盛犬牙麟趾之風是以錫土宇分寶玉展親立
愛斯焉可知而有禮越管經制踰王憲忽滿盈之戒
肆汰侈之意僭服御禮修甲兵信用邪謀罔遵軌
度大則身坐小或國除可為痛惜也

漢梁孝王武文帝子為大國君天下膏腴地北界秦
山西至高陽

陳留北縣

四方十餘城多大縣孝王太后少

子愛之賞賜不可勝道

道謂言也

於是孝王築東苑方三

百餘里廣睢陽城七十里

更廣大之也晉太康地記云城方十三里梁孝王築

之鼓倡節杆而後下和之者稱睢陽曲今

煙以為故故今之樂家睢陽曲是其遺音

為復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三十餘里

平臺在大梁東北離官所在也

得賜天子旌旗從千乘萬騎出稱警入言趣

警者戒肅也趣

止行人也言出入者互文耳出亦有趣漢儀注黃帝輦動左右侍帷幄者稱警出殿則傳蹕止人清道也

儼於天子

疑凡也音擬

招延四方豪傑自山東游士莫不

至齊人羊勝公孫詭騶陽之屬

言皆游梁

公孫詭多奇邪

初見日王賜千金官至中尉號曰公孫將軍多作兵

弩弓數十萬而府庫金錢且百鉅萬

鉅萬百萬也且百萬者言凡百

也珠玉寶器多於京師孝王未死時財以鉅萬不以

勝數及死藏府餘黃金尚四十餘萬斤他財物稱是

魯恭王餘景帝子治宮室苑囿狗馬季年好音

季年末年

江都易王非景帝子好氣力治宮館招四方豪傑奢

甚

後漢琅琊王京光武子孝脩宮室窮其伎巧殿館壁

帶皆飾以金銀

壁帶壁中之橫木也以金銀為釭飾其上

濟南安王康光武子多殖財貨大修宮室奴婢至千

四百人廐馬千四百匹私田八百頃奢侈恣欲游觀

無節

陳王均明帝孫敬王羨之子嗣立多不法遂行天子

大射禮

魏曹爽太子族子真之子爲大將軍飲食車服擬於乘輿尚方珍元充牣其家妻妾盈後庭又私取先帝才人七八人將吏師工鼓吹良家子女三十三人皆以爲伎樂詐作詔書發人才五十七人送鄴臺使先帝婕妤教習爲伎擅取太廟樂器禁武庫兵作窟室綺疏四周數與何宴等會其中縱酒作樂

晉齊武閔王問獻王攸之子爲大司馬築第館椽屬四十人比取五穀市南開諸署毀壞塵舍以數百使大匠營制與西宮等處千秋門墻以通西閣後方施鍾懸前庭舞八佾沉於酒色不入朝見

竟陵王陵義陽王望子在國殖財貨奢僭踰制旣而都督兖州徵求民不堪命

宋彭城王義康高祖子文帝時以大將軍領司徒私置僮六千餘人不以言臺時四方獻饋皆以上品薦義康而以次者供御帝嘗冬月嗽棋嘆而形味竝劣義康在坐曰今年棋殊有佳者遣還東府取楫大供御者三寸

江夏王義恭高祖子文帝時以太尉領司徒年給相府錢二千萬他物稱此而義恭性奢用嘗不足帝又

別給錢年至千萬

南郡王義宣高祖子爲荆雍都督多畜嬪媵後房千餘尼媼數百男女三十人崇飾綺麗費用殷廣

南齊廬陵王子卿世祖第三子爲荊州刺史在鎮營造服飾多違制度帝勅之曰我前後有勅非復一兩道諸王不得作乖飾汝何意都不憶吾勅邪忽作瑋瑁乘具詔責之令速送都又作銀鍙金簿箭脚亦便速壞去凡諸服章自今不啓吾知復專輒作者後所聞當復得痛杖

梁臨川王宏高祖弟爲司徒驃騎大將軍縱恣不休奢侈過度修第擬於帝宮後庭數百千人皆極天下之選所幸江無畏服玩侔於齊東昏潘妃寶篋直千萬好食鱸魚頭嘗日進三百其他珍膳盈溢後房食之不盡棄諸道路江本吳氏女也世有國色親從子女遍遊王侯後宮男兒兄弟九人因權勢橫於都下衡山侯恭南平王偉之子性尚華侈廣營第宅重齋步閣模寫宮殿尤好賓友酣宴終辰座客滿筵言談不倦時元帝居藩頗事聲譽勤心著述卮酒未嘗妄進恭每從容謂曰下官歷觀時人多有不好懼興乃仰眠床上看屋梁而著書千秋萬歲誰傳此者勞神

苦思竟不成名豈知臨清風對朗月登山泛水肆意
酣歌也

後魏曲陽侯素延桓帝之後道武留心黃老欲以純
風化俗雖乘輿服御皆去彫飾素延奢侈過度帝深
銜之積其過因徵坐賜死

北海王詳孝文子宣武時以季父崇寵位望兼極而
貪冒無厭珍麗充盈聲色侈縱建飾第宇開起山池
所費巨萬

京兆王愉孝文子與弟廣平王懷頗相夸尚競慕奢
麗貪縱不法於是宣武攝愉禁中推案杖愉五十出
為冀州刺史

北齊清河王岳神武王從父弟性華侈元悅酒色歌
姬女舞陳鼎擊鍾諸王不及也

河南王孝瑜文襄之長子初文襄於鄴東起山池遊
觀時俗眩之孝瑜遂於弟作水堂龍舟楫幡稍於舟
上數集諸弟宴射爲樂武成幸其弟兄而悅之故盛
興後園之說於是貴賤慕效處處營造

隋秦孝王俊高祖子初仁恕慈愛其後漸奢侈違犯
度制出錢求息民吏苦之帝遣使案其事與相連坐
者百餘人俊猶不悛於是盛治宮室窮極侈麗俊有

巧思每親運斤斧工巧之器飾以珠玉為妃作七寶
幕籬又為水殿香塗粉壁玉砌金塔梁柱楹棟之間
周以明鏡間以寶珠極彫飾之美每與賓客妓女絃
歌於其上

蜀王秀高祖子性好奢憚其長史元嵩為人每循法
度嵩卒之後竟行其志漸致非法造渾天儀司南車
記里鼓凡所被服擬於天子又共妃出獵以彈彈人
多捕山獠以充宦者寮佐無能諫正及秀得異帝曰
元嵩若在吾兒豈有是乎

唐河間王李恭高祖從父兄子性奢豪重遊宴歌姬

舞女有百餘人

隴西郡王博父高祖兄子有妓妾數百人皆曳羅綺
餘梁內與其弟渤海王奉慈俱以貪縱為時所鄙
彭王元則高祖子太宗貞觀中除遂州都督尋坐章
服奢免官

蔣王暉太宗子高宗永徽中自安州都督移梁州都
督暉在安州多造器用服詭及將行有遺車四百兩
州縣不堪其勞為有司所劾帝特宥之

耽溺

自昔崇竝建之制恢長世之經三代而下率繇此道

所以隆宗屏之寄廣肺腑附之勢自非進德而有度好善而無斃亦曷能綏吉祿而輔帝室哉乃有弗率訓典肆其驕侈嗜好無極沉湎乖節以至忠賢既斥奸諛昵侍靡遵朝憲罔顧人理蒞事煩而失叙御戎紛而不整亦有流宕忘返縱馳泰甚違道愆義以隕厥軀者蓋不乏焉斯可戒也已

漢中山王勝爲人樂酒好肉嘗與趙三彭祖相非曰兄爲王專代東治事王者當日聽音樂御聲色

魯恭王餘好治室苑囿狗馬季年好音樂餘子安王先初好音樂與馬晚節即遊慎唯恐不足於財

魏陳思王植任性而行飲酒不節建安二十四年曹仁爲關羽所圍太祖以植爲南中郎將行征虜將軍欲遣救仁呼有所勅戒植醉不能受命於是悔而罷之

晉會稽王道子爲騎驃將軍錄尚書六條事開府領司徒道子大元以後爲長夜之宴逢首昏目政事多闕後王恭舉兵朝廷憂懼內外戒嚴道子子征虜將軍元顯謂道子曰去年不討恭致有令殺令若復從其欲則大宰之禍至矣道子曰飲醇酒而委事於元顯會道子有疾加以昏醉元顯知朝望去之謀奪其

權諷天子解道子揚州司徒而道子不之覺既而道子酒醒方知去職於是大怒而無如之向既而孫恩乘釁作辭加道子黃鉞元顯爲中軍以討之又加元顯錄尚書事然道子爲長夜之飲政無大小一委元顯

宋江夏王義恭性嗜酒不節日時移變自始至終累遷第宅與人遊款意好亦多不終而奢侈無度不愛財寶左右親幸者一日乞與或一二百萬小有忤意輒追奪之大明時資供豐厚而用嘗不足贖重百姓物無錢可還民有通辭求錢者輒題後作厚字

新淪侯義宗爲太子左衛率文帝元嘉八年坐門生杜德靈放橫打人還第內藏義宗隱蔽之免官德靈權有姿色爲義宗所愛寵

衡陽王義李素嗜酒自彭城王義康廢後遂爲長夜飲略少醒曰文帝詰責之曰此非爲傷事業亦自損性皆汝所誥近長沙兄弟皆緣此致故將軍蘇徵耽酒成疾旦夕待盡一門無比酖法於汝何得之義季雖奉旨酖縱不改成疾元嘉二十二年遷徐州刺史明年魏攻邊北州擾動義季慮禍不欲功勤自業無他經畧唯飲而已文帝又詔責之

梁汝南侯堅性頗庸短侯景圍城堅屯太陽門終日
滿飲不撫軍政吏士有功未嘗申理疫癘所加亦不
存恤士咸憤怨

陳新安王伯周爲南徐州刺史性嗜酒而不好積聚
所得祿俸用度無節酣醉以後多所乞丐於諸王之
中最爲貪窶宣帝每矜之特加賞賜

後魏新興王俊好酒色多越法度

齊郡王簡性好酒不能治公私之事妻嘗氏燕郡公
嘗喜女色文明太后以賜簡嘗性幹家事頗節斷簡
酒乃至於盜竊求乞侍婢卒不能禁

咸陽王禧加侍中太尉禧性驕奢貪婪財色姬妾數
十意尚不已衣被繡綺車乘鮮麗猶遠有簡聘以恣
其情

京兆王愉爲中書監宣武爲納順皇后妹爲妃而不
見禮荅愉在徐州納妾李氏本姓楊東郡人夜聞其
歌悅之遂被龍嬖罷州還京欲進貴之託右中郎將
趙郡李侍顯爲之養父就之禮迎產子寶月順皇后
召李入宮毀擊之疆令爲尼於內以子付妃養之歲
餘后父子竟以后久無所誕乃上表勸廣嬪御因令
后歸李於愉舊愛更甚

冊府元龜 卷一百一十五
汝南王悅爲性不倫傲儻難測其如閻氏即東海公
之女生一子不見禮答有雀延夏者以左道與悅遊
合服仙藥松木之屬時輕與出探之宿於城外小人
之所遂斷酒肉粟稻唯食麥飯絕房中輕忽妃妾至
加播撻同之婢使悅之出也妃任於別弟靈太后勅
簡問之引入窮悅事故妃病杖床羸瘡尚未愈太后
因悅之杖妃乃下令禁斷令諸親王及三番其有正
妃疾患百日以上遣奏聞若有獨行捶撻就削封位
元又京兆王黎之子耽酒好色

元嘉廣陽王建之子好飲酒或酩酊醉在宣武前言笑

自得無所忌憚

元子孝陽平王新成之子善笑謹好酒

元坦成陽王禧第七子性好畋漁無日不出秋冬獵

鷄兔春夏捕魚蟹鷺大嘗數百頭自言寧二日不食

不能一日不獵

元仲景魏之宗室孝武帝將入關授仲景中軍大都
督留京師齊神武欲至雒陽仲景遂棄妻子追駕至
長安仍除尚書右僕射封順陽王仲景旣失妻子乃
聚故爾朱天光妻列氏本娼女有美色仲景甚重之
經數年前妻叔袁紇氏自雒陽間行至列遂徙居冀

宅久之有姦事露詔仲景殺之仲景寵情愈至謬殺一婢蒙其屍而厚葬以代爲列徙於密處人莫知其詐仲景三子濟鍾奉數袁紇氏生也皆以宗室早歷清官仲景以列尚在恐妻子漏之乃謀殺叔袁紇先紇覺復欲陰害列列謂從叔曰若紇殺我必投我廁中我告丞相冀或不死若不理首愆猶理我好地爾爲我告之奴遂告周文帝周文依奏詔答仲景一百免右僕射以爲歸第列以自告免而逐之仲景猶私不已又有告者詔仲答一百付宗正官爵盡除仲景仍通馬後周文以其歷任有名且杖策追駕乃奏復

官爵也列叔袁紇於是同居

北齊平秦王歸彥神武族弟少質朴後更改節放縱好聲色朝夕酣歌

贈建國侯伏護字臣授神武族弟靈山之子爲黃門侍郎歷事數朝嘗參機要而性嗜酒每多醉失末路逾劇乃至連日不食專事酗酒神識恍惚遂以卒右僕射元海神武從孫初爲散騎嘗侍頤處山林修竹釋典文宣許之乃入林廬山經二年絕棄人事志不固自啓求歸徵復本任便縱酒肆情廣納姬侍唐河間王孝恭頗好酒德太宗貞觀中與唐儉等聚

宴醉甚夜卧街中樹下及旦而薨
 巢王元吉性好畋獵守并州嘗載網罟三十餘兩自言我寧三日不食不能一日不獵
 河東郡王瑾落拓不脩名簡嗜酒色歷官至太僕卿
 沉醉暴卒

邠王守禮玄宗開元初歷號隴等六州刺史唯弋獵
 鼓樂飲譁而已九年以後諸王並徵還京師守禮貪
 淫縱欲不脩風教男女有五十餘人高歌擊鼓日以
 爲嘗或有諫之者守禮曰豈有天子兄死無人葬諸
 王因內讒之際話之以爲歡笑

梁博王友文爲東京留守嗜酒頗怠於爲政

